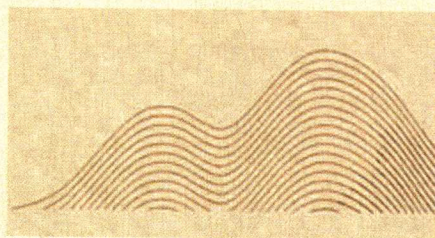


# 国王 的 收藏

刘希彦<sup>著</sup>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国王  
的  
收藏

刘希彦<sup>著</sup>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国王的收藏 / 刘希彦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306-7042-2

I. ①国… II. ①刘…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3730 号

选题策划:高 为

版式设计:郭亚红

责任编辑:高 为

封面设计:  明轩文化·王烨  
TEL:23674746

---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字数:64千字 插页:2页

印张:4.5

版次:2016年7月第1版

印次: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33.00元

---

五代十国之际，沾点权势的就可以圈地为王，砖头瓦块也能成精，多少称王称霸的转眼又丢了脑袋，买官卖官如同儿戏，正经门路难谋生计，读书人无处售技，不如读那春宫画本，还能有实在的用处。这样一来，世上稍有才干的一半成了盗贼，一半做了淫棍。

有个平旦生，长得极窈窕，一副翩翩浊世佳公子的态度，一双眼睛顾盼生风，专往有妇人的所在打量。有人处惯于惹蜂逐蝶，卖弄俊俏；独处时杂学旁收尽修炼些御女之术。江湖上的人送他的外号也贴切，“平旦”者，越是天快亮的时候他越忙。祖上颇有些产业，现放着一房妻室，

用来伺候老父老母兼堵他们的嘴，自己打着求学的幌子四处游荡。

有回他携一妇人到住处，在灯下细看，满脸雀斑，脱衣时，小腹上又现赘肉，不该年少时多读了几句书，读坏了眼睛，先前没看仔细，正在懊悔，偏那妇人还惯爱乔张做致推推躲躲，平旦生便将计就计倒头睡了，急得那妇人弄醒他不是，不弄醒也不是，煎灼间心生一计，娇叱一声：“有贼……”不想梁上真掉下一个贼来。平旦生惊醒，正不知身在何处，忽听门轴“嘎吱”一响，那妇人已先贼一步逃得无影无踪了。

那贼拍手笑道：“我做梁上君子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从梁上掉下来，你没中那妇人的计，我倒中了计了，还是你在妇人身上在行。”平旦生一问才知这人是鼎鼎有名的“千户侯”。两人都是道上极有声望的，也都神交已久，便相约去河边小酌一杯。

他们是没时辰管的，酒馆却有时辰管，都已经打烊了，只得将就在河边风吹浪荡的夜宵摊子上坐一坐。谁知刚坐下又下起毛毛雨来，雨落在脚边的干土上，发出“啾啾”

的声音，不留神还以为是冷灶上烧着壶半开的水。这个时候平旦生从来就是在软香堆里，何曾落过单，加之几杯酒下肚，不免想起这几年的苦处，为了个色字漂泊不定，如同觅食的野狗一般，于是用细长白润的手指摩挲着桌子道：“我也是苦读过诗书的，这年头要是能靠学问做官，我怎肯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千户侯冷笑道：“做官？做官的能有几个好人？和贼比起来，无非一个在明一个在暗罢了。”

平旦生道：“照你这么说，那官竟和贼一样了？”

千户侯道：“这还用说，做贼的只怕还多些良心也未可知。拿我来说，我就有五不偷：穷的我不偷，有钱人丢金丢银都不值什么，穷人家丢了半坛米，没准就要出人命，害人性命的事我不做。出门在外的不偷，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没的为一点小钱陷人于绝境的道理。鳏寡孤独不偷，非但不偷，偶尔周济一两个也是有的。去庙里求签问卜的不偷，没有难处谁会去求签问卜，何苦让人灾上加灾。倒是庙里和尚的钱我偷过，借着菩萨的名号骗人钱财，天都不容，偷了他，替菩萨解了气，在功劳簿上也会给我记上一笔的。读书人我不偷，这

年头还肯老老实实读书的都是本分人，况且我平日好赌个钱打个牌，‘读’就是‘赌’，‘书’就是‘输’，偷了晦气。如今世风日下，凭正经本事谁敢说能做成个什么事？赚的钱还不够上下打点的。那些买卖人都有把柄在当官的手上，就看孝敬没孝敬到。如今人人害我我害人人已成定例，世上哪里还有‘廉耻’二字？我的脾气是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平生最爱偷的就是那些贪官奸商，一旦得手那个痛快那个解气。况且我们这行天不收地不管的，我这外号怎么来的？千户侯千户侯，那些大户人家的钱财随时可以取来用，岂不是赛过王侯？请我做官我都不会去的，你老兄的日子想来另有一番自在处，又何必发此哀叹？”

平旦生忙说误会了，自己想做官倒不是为了别的，只为日日有美色送上门来，省了四处奔波之苦。千户侯这才哈哈一笑，又投机起来。酒至酣处，千户侯拍桌长叹道：“如今江湖上的虚名倒是有了，只是那些大官的府上没偷过几回，偷的都是些小喽啰，日后还是难说得起大话。”

平旦生问：“你刚才不是说世上的高墙没有能拦得住你的吗？”

千户侯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这行从来就是

好进不好出。进去的时候是空身，出来的时不是肩背就是手提。再说那些大官府上，哪个不是庭院游廊一进套着三四进，就是光明正大地进去，没个半天也摸不清道路。加上里头家丁小厮日夜巡视，墙头廊下的灯通宵点着，一旦困在里面，不好躲不好藏的，等人家发现失了盗，敲锣打鼓地嚷起来，就更麻烦了。”

平旦生听到这里将醉眼一挑，慢声慢气地道：“世上的高墙，我只愁进不去，只要进去了，没有我出不来的，非但能出来，还要大摇大摆地出来。”

千户侯停了手中的筷子细听——

“常听人说，这世上极品的美色都在官宦人家，年年清明庙会的时候，我也没少在城门外边守着，可惜人都在轿子里，就是到地方下来，隔着仪仗随从，能看清肉色就不错，没有一回看清过眉眼的。要是兄台不嫌弃，咱们联手，你负责进，我负责出；你取财，我取色，岂不两便？”

听到这里千户侯忍不住将筷子一拍，震得满桌的盘盏一顿乱响：“好好好！咱们联手，何愁大事不成？所谓见者有份，以后有我的自然有你的。”

平旦生心中暗喜，又将千户侯上下打量了一番，枣红



脸,厚胸膛,眼角高吊,骨脉贲张,虽说是粗人长相,却自有一股虎将的风神,便笑道:“你要是看上哪家的妇人,也着落在兄弟身上。”

千户侯正色道:“若论这个,我不比你便利?凡事不能太贪,我和你又不一样,你是那妇人情愿,我要是又取财又取色,实在不是正人君子之所为。”

平旦生心里暗笑他是个无趣的人,嘴上却说了好些奉承的话,仍旧吃酒谈笑不提。

此后,二人专拣那官大的下手。千户侯先将平旦生送进去探路。花前柳下,西厢东墙,平旦生或托言求亲访友,或托言误入桃源,话编得再假,凭他那低眉笑眼的殷勤和万里挑一的好相貌,不愁没有婢女引路婆子赠饭小姐偷眼夫人奉茶,一来二去想不勾搭上都难。有那官员外出,单留妇人在家的,千户侯携平旦生潜入卧房,直看个一览无余不说,若那妇人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平旦生便悄悄摸上床去,那妇人不知是真是梦,也有先乐了再说的。千户侯趁此时节将财物到手,然后二人一去不返。那些妇人明知失贼也不敢声张,反倒事后百般替他们遮掩。这样不到

一两年,那些大官府上多半都被他们蹂躏过了,千户侯也积累了私财无数。

真是忙中光阴容易过,倏忽又到了清明节。平旦生年年清明最忙,如今时势变了,一年中反倒这一天不敢上街,怕被那些扫墓踏青的宦门家眷认出来。外头艳阳高照,郊外回来的人手上不是柳枝就是桃花,越发显得屋里湿冷难耐。难得见几回这样的好太阳,平旦生便约了千户侯去郊外游玩。

出城往西走,路边净是些杂草丛生的荒地。原先的一抹青山,如今大树被砍伐一空,只剩下光秃秃的山头。山脚下有个采石场,采石烧灰山被凿去了半边,河水白浊不堪。上游栉比鳞次都是官员修的苑囿,好山好水都被圈在了里头。千户侯越发燥渴难耐,见前面有个古渡口,一叶扁舟系在柳树下,柳树下是个茶摊,便过去买碗茶喝。

茶摊边坐着两个人,听口气一个是生意人,另一个缺了条胳膊的是个退役的军人,都是扫完墓回来的,正在长篇大套的说着些不太新的新闻,无非是宋主赵匡胤如何攻下后蜀,如何将蜀主孟昶连带三千宫人尽数掳往了汴

梁,又说蜀主的宠妃花蕊夫人如何的貌美,如何能诗会文。

千户侯坐在竹椅上吹凉风看鸭子也不理论,平旦生靠上前去笑问道:“这花蕊夫人现在哪里?”

军人道:“听说赵匡胤在汴梁建了一座行宫,那些亡国之君一个不杀,都给养了起来,也不知是真是假。”

卖茶的老头先笑了:“信得了那许多,你刚才说蜀主的宫人有三千,没有三千,五百总有吧,寻常的大户人家连奴带仆二三百人也不算稀奇,天下已经被赵匡胤平定了一半了,大大小小那么多的国君,哪有那么大的宫殿装得下?”

生意人道:“我刚从汴梁回来,听当地人说是有这么回事。说是安置在西北城门外,那里原有一些前朝王公贵族的旧馆。我去看了,拆了邻近几里的村户,外头封闭,里头打通,引了两条河进去,再连上原来梁国的一片皇家苑囿,覆压少说也有个几十里,有点城外之城的意思。好些商贩围在外头卖各国的土产,只是看不见里面。”

平旦生来了兴致:“这么说来,天下的美色岂不都在里头了?”

生意人道:“这还用说。不说别的,单说我在城门口看

见古玩摊上的几幅锦缎，说是蜀国的宫人路过时垫在地上坐了，弃了不用的。那织工颜色，只怕汴梁上等丝织行里也寻不出这么好的来。”

卖茶的老头道：“赵匡胤这般仁义，也不打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离得更近，怎么舍近求远去打蜀国呢？”

生意人道：“不杀亡国之君也不见得就是好皇帝，天下事谁说得清呢，不过是收买人心罢了，真得了天下，也未必能对老百姓好。”

军人道：“管他好皇帝坏皇帝，只要能把这天下给平定了就是好事，乱下去总不是办法。”

平旦生在一旁笑道：“他乱他的，与咱们什么相干？人生在世，无非是口腹之欲，房室之乐。就拿我来说吧，不该祖上留下些田产，若碰上太平年月，家里非逼着念书做官不可，幸而碰上这乱世，才能终日悠游，不受驱驰。我看各位也都是不愁吃穿的人。就算没饭吃，房室之乐总是有的，世上还有比这更好的吗？何苦操那些闲心。”

生意人道：“这话欠妥，饱暖才思淫欲。吃不饱穿不暖的，哪来的这个兴致？”

平旦生道：“不知道别人怎样，我是只要这事妥当了，

不吃也饱,不穿也暖。”

生意人道:“看来你倒是个天生的淫棍。”

平旦生笑道:“承蒙夸奖,我倒觉得这男女之事原比别的事正经得多,都是世人给讲坏了的。你们做生意的怎样?人骗骗人;当兵的人杀杀人;当官的人害害人,终又害人害己。天下事损人利己的多,利人利己的少,只有这事于人于己都好,天造地设的阴阳之道,自开辟鸿蒙之时,道德人伦之先就有的,岂能任世人随意褒贬?什么万恶淫为首呢,依我看该是百善淫为先才对。”

卖茶的老头道:“照你这么说,那淫人妻女也是好的?”

“只要人家妻女愿意,有何不可,都是那些说三道四的事后害人。”

生意人又问:“你刚才说当官的害人害己,这话怎么讲?”

平旦生道:“当官纵有千好万好,据我看也有三大害。第一,当官无大事,酒肉便是大事。我家世代是行医的,小时候也读过几句《内经》《伤寒》,养生之道贵在‘食不兼味’,‘滋味淡薄’,吃差了无非是个瘦字,吃太好才是万病

之源。加之终日操心算计，当官的哪个不是年过三十就中气不敛，髀肉丛生。我母舅家一个表叔，进官场才几年，还是个芝麻大的主簿，生生老了十岁，肥了三圈。此事换了我是断然不干的，就算日日美色，她心里不喜欢你，也是所得不偿劳，如此……”

生意人截道：“你们读书人说话就是过于惊急，什么叫‘所得不偿劳？’你先讲清楚了再讲下面的。”

“他也算个读书人？”千户侯望着鸭子叹了口气。

只听平旦生道：“好比是嚼螃蟹腿，累了半天，也没嚼出个什么来，这可不是‘所得不偿劳’吗？”

卖茶的老头先笑了：“倒也是这么个意思。”

平旦生越发说得兴起：“所以只要当了官，于养生一路就断绝了，这是一害。都说当官的鸡犬升天，身边人也有身边人的道理，你若是获了罪，诛三族诛九族，风险共担，利益自然也该均沾。如此一来，当了官便等于欠了所有人的债，得到了未必领情，得不到便心生怨恨。予人千次未必落好，拒人一次便结了仇怨，人心自古如此。这样一来，岂不是于人伦亲情一路也断绝了。再说第三害，风月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就说此刻吧，我们坐在这里清风杨柳，

何等惬意。当官的有没有空闲先且不说,出门就是车马随从,鸣锣开道,纵有清风明月,早就喧扰得不堪了,只怕做梦都没有一个人的梦,哪里还有‘自在’二字,岂不是于清风明月闲情逸致也断绝了?此为三害。”

生意人道:“当官之事被你说得这么不堪,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倾家舍命地要去弄官做呢?”

平旦生道:“何谓‘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呢,说的不正是你我吗?”

众人都赞他说得妙,又见天色不早了,便都付了茶钱散去。

二人于是往回走,没走多久,便看见一陌荒原连着古城,平旦生忽问:“去的时候那么远,回来的时候怎么觉得近了许多?”

千户侯道:“你这么个聪明人,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路第一回走新鲜,自然觉得远,走一回熟了,不新鲜了,就觉得近了。”

平旦生脚下慢了,痴想了一会儿,跌足道:“难怪近来觉得日子过得越来越快,想来也是此理。如此看来,若日

日重复,就算活一百年只怕也快得很了,不如我们一起去趟汴梁,想个法子混到那个什么宫里面去经历一番,好过在这里日日空耗,你看如何?”

千户侯果然也有此心,二人一拍即合,便择日登程了。

## 2

到了汴梁,他们先不忙着进城,在城外绕了一圈,果然在西北城门外二里不到的地方又见一脉城墙。平旦生急着要千户侯携他越墙进去看个究竟。千户侯却说:“里头那么大,走马观花的有什么意思,还是要寻个正当身份进去,慢慢看上一两个月才好。”平旦生赞他想得周全,于是二人商量了一番,决定先进汴梁城安顿下来再说。

汴梁是古城,古城古城,古树之城,人事有代谢,建筑有兴废,有一城古树在,不愁没有千年帝王州的气象。人工开凿的河道不下数十条从四面八方汇入城内,上空常年飘着一蓬湿气。站在城外的高丘上看汴梁城,虽是中原干旱之地,却也湮润得如同旧宣纸上的一抹水印。



他们进城时已是薄暮，太阳刚收尽水面上的最后一缕金光，竹布蓝的夜色慢慢从河里升起，月亮也悄悄爬上了东墙的堙口，将青石路面镀上一层幽幽的荧光，来往的行人如同行走在梦里。随着各国迁来的人口越来越多，路上南北的服饰纷繁错杂，加上近来又流行起复古之风，更是让人眼花缭乱。

金水桥上走来几个儒生，戴着一种叫切云冠的高帽子，衣服是庄严的铜绿色，据说这是战国时期的服饰。

上清宫前的松柏下有几个男人在饮酒，他们穿着东晋流行的蝉翼纱水袍，要费寻常衣服三倍的布料，层层衣纹像流水一样叠在身上，全靠剪裁考究才不显累赘。他们用松叶煮酒，又将名为“五石散”的矿物质粉撒进酒里。据说魏晋时候的人服用这玩意儿是为了让皮肤透白莹润得能看见里面的血管，为此宁可付出早夭的代价，如今这风气又悄悄流行起来。他们的车停在道观前，拉车的竟是几头鹿，正低头吃着菊丛下的青草。

桃花洞前纳凉的几个女人穿着袒胸的唐装，梳着一种叫堕马髻的发式，把所有的头发做成蓬圆的形状压向脸的一侧，由于身材不像唐朝女人那么丰肥，总有点擎不